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论苏轼诗的“妙”

周仲强*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台州 318000)

【内容提要】苏轼的诗生动活泼,集新、妙、奇、理于一身,代表了宋诗的发展水平。阐述苏轼诗歌创作风格和艺术风格的研究文章多而又多,但探究苏轼诗歌的妙理则很少,本文从构思、立意、意境等几个方面分析苏轼诗歌所蕴涵的妙意,可以让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苏轼诗歌艺术风格。

【关键词】诗歌 妙意 风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9)09-0088-03

犹如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个性展现,苏轼是宋型文化的个性展现和典型代表。苏轼的诗,生动活泼,集新、妙、奇、理于一身,耐人寻味。《唐宋诗醇》以为“驱驾杜韩,卓然自成一派,而雄视百代。”元好问也情不自禁地称赞:“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论诗绝句》)“东坡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宋·蔡绦《蔡百衲诗评》),前人的评价可见苏轼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苏轼《题吴道子画》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钟书先生很欣赏苏轼这两句话,认为“可以现成的应用在苏轼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宋诗选注》)笔者不揣浅陋,试着分析一下其诗歌的妙意。

一

苏轼诗之“妙”。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境界。所谓“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妙理”究竟如何理解?我们不妨看看著名的《答谢民师书》中关于“辞达”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不但要使物‘了然于心’,而且要做到‘了然于口与手’,这才叫‘辞达’。”(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诗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这里的“肝肺槎牙生竹石”就是“成竹在胸”的最好注脚。这是一种“如系风捕影”、“稍纵即逝”的东西。诗人对此不但了解于心,并能了然于口与手,把它“吐向君家雪色壁”。根据这些材料,不难看出苏轼所说的“妙”,是一种属于形象思维范畴的东西,它是客观审美对象所独具的生机勃勃的特征和审美主体诗人自己在特定情势下一瞬间的特殊感受、特殊印象的巧妙契合。它有点像我们常说的灵感。

惠洪《冷斋夜话》云:“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他认为苏轼诗正是这种“妙观逸想”代表。所谓“妙观逸想”就是指诗人对其描写对象的诗的观照,诗的把握,从而构造出一种传神写照的新妙境界。黑格尔《美学》卷三论抒情诗说:抒情诗“之所以引人入胜,全在于主体的掌握方式和表现方

式。抒情诗的这方面的乐趣,有时是来自心灵的一种清香,有时由于新奇的观照方式和出人意外的妙想和隽语”。黑格尔所谓“新奇的观照方式和出人意外的妙想和隽语”和惠洪所谓“妙观逸想”,对于了解苏轼诗之“妙”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二

苏轼诗最善于通过对事物的特殊观照,即诗的观照,一下子抓住事物本身具有的、能够传神写照的独特之点,用隽妙的语言将它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要精确地表现一个复杂事物,就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最独特之点。苏轼所谓“求物之妙”,就是要善于抓住事物的独特之点和诗人自己在特定情势下的独特感受,而这一点是很不容易抓住的,只有“妙手”才能“偶得之”。具体地说:

1.意境妙。苏轼有很多写景诗,他的写景诗就是一幅画,一幅用笔写出来的画,字里行间都透出一股浓浓的图画美,开创诗中有画、诗就是画的新境界。读苏轼的写景诗,诗的奇妙意境便会感染你、包围你,你不知不觉已经被拉到诗中的画面里去,人在画中游了。例如《新城道中》写道:“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河水绿。西崠人间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作者运用非凡的想象力,高超的比喻手法,特别是拟人手法,赋以无情之物以有情,将自然景物刻画得生动而可爱无比,营造了一派乡村风景清新活泼的奇妙意境。自己仿佛走在雨过天晴的乡间小路上,远远望去,白云给山头戴上了一顶絮帽,旭日初升,红里透黄,如一面铜锣挂在树梢上,桃花伸出篱外,向人露出笑脸,清澈的溪水映出袅袅垂柳。身游其中,自己都会感叹:好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仲春田野风光。苏轼的诗,每一句都是一幅画,八句联之,就构成一幅完整的美好图景,一个迷人、清新、活泼的新景象。

正是由于苏轼在他的诗中能用字来“做画”,用许许多

* 作者简介:周仲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多的高超的艺术手法营造出更好的意境修饰画,因此无论何种题材,到了他笔下,无不情趣盎然,诗意勃发,真可谓信手拈来,触处生春,如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的前两句紧扣题目的“初晴后雨”四个字写杭州的水光山色晴姿雨态,概括中见具体,“晴方好”,“雨亦奇”出语平淡亲切,却在读者眼前形成一幅湖光山色秀丽无比的景象,读者已经体会到了诗的意境。诗的后两句避实就虚,遗貌取神,只用了一个比喻,就传达出了西湖山水的神韵,用西施比西湖,贴切又有新意、创意,艺术效果特佳。尽管这两句不是实写景,但却使全诗的意境得到了一次升华,“西子”一词使人们眼前的景象更清晰,更美丽、更奇妙。用字营造意境的特点再次显现出来,使全诗妙不可言。难怪清人王文诰称赞此诗:“此是名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诗编注集成》)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所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2.立意妙。意气风发,豪气干云,发前人未发之语,寒风烈酒,尽洗绮罗香泽之态,纤回缠绵,一往情深,丽而不艳,工而能曲,毫无刻画斧斤之痕。苏轼诗歌往往出乎意表,叙前人之缺,道前人之简,达前人之未竟,发思古之幽情,立意高远,至新妙之境。

《泗州僧伽塔》诗是熙宁四年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为杭州通判,舟行过泗州时作。“我昔南行”六句追叙五年前事,意在突出此次重过僧伽塔时心情的变化,但诗人并不急于去作这个今昔对比,并不急于去写“我今身世”云云,而是抓住祷神有应一事,插入一段富有生活哲理的议论,诗的立意就迥不犹人了。他说:“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生活中本来有许多矛盾,即使万能的上帝,也不能做到人人满意。这个人能感到而又说不出的生活中的普遍真理,经诗人生动而具体地揭示出来,使人感到无比奇妙。这种立意,在诗歌中是前无古人的。以下又把笔锋收了回来,落到今天“我今身世”云云。这种“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因愿留不恶”的无聊情和五年前心情形成鲜明对比,而创作微意就在对比中流露出来。这又是一段锋芒四射的文字。纪昀评此诗云:“极力作摆脱语,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

如《题西林壁》一诗,四句中没有一句涉及湖光山色,几乎没有描写,叙述也很平淡,但它同样给人以明澈疏空的感觉:群山万壑各具情态,横的岭,侧的峰,空旷而又参差,晴空之下,山风氤氲。就是在四句这样的诗中,却蕴含了一个很深刻的辩证道理,“如清风之出岫”(司空图《与极浦论诗书》)那样从容舒展,闲放平和,淡泊虚静。寓妙理于明澈洒脱的诗境之中而不露声色,空灵而有禅机。

又如《石鼓歌》中“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一句包含了多少亘古不变的真理,能将这样的妙理,镶嵌于流畅的诗中,却不显得郁结,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3.构思妙。《龙尾砚歌》一首,则可以作为构思妙的典型例子。这是元丰七年写的诗,是一篇游戏文字。从前写诗赞美凤尾砚曾经说过龙尾砚几句坏话,现在要想得到龙尾砚,就不得不把自己说过的话收回来。他是怎样收回的呢?一开头便说:“黄琮白琥天不惜,顾恐贪夫死怀璧。”“贪夫”指自

己,也是龙尾砚的主人方彦德。二句的意思是,老天爷是无私的,只有人的私有观念才那么强,现在,你也不必看重你的龙尾,我也不必看重我的凤尾了。这是涵盖全篇的起法。接下去便说:龙尾不是寻常的石材,而是“玉德金声寓于石”。因此,“与天作石”也好,“与人作砚”也好,它都不在乎;你“诗成鲍谢”也好,“笔落钟王”也好,在它看来,都和自己毫无关系。人虽贵之,加以“锦茵玉匣”,而砚不为之喜;人或贱之,拿它去“木寿练支床”,而砚不为之戚。它既然如此贵贱不移,宠辱不惊,那么,它又何至于去斤斤计较我苏轼偶然开过的几句玩笑呢?这一来,一切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剩下的就是砚的归宿问题了。在这里,他让龙尾砚自己出来开口说话:“碧天照水风吹云,明窗大几清无尘。我生天地一闲物,苏轼亦是支离人,”即然我和苏轼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多余的人”,那就让我和他永远作伴吧!查初白评云:“忽为砚吐语,笔阵开拓,匪夷所思。”真是新妙之至。

如酒,这个诗歌中极其常见的事物,到了苏轼笔下便翻新出奇,妙趣横生。《真一酒》云:“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后一句写酒后感受,像春天的和风,酥透骨髓,徐徐扩散开来,没有一点声息,有的只是一种暖洋洋的舒适。这就是“求物之妙”并做到了“了解于口与手”的。写烈酒,如《金山寺和柳子玉饮酒大醉》:“恶酒如恶人,相攻剧刀剑,颓然一榻上,胜之不以战。”这“胜之不以战”五字不仅用事新奇,而且表现了特定情势下的难言之情。

又如写山势,《游径山》云:“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脚,金鞭玉躔相回旋。”先把远来的山势比作平原上狂奔中的骏马突然受到御者的控勒,腾蹕跳跟,势不可已,这真是摄神之笔。实际上仍然是诗人把自己的独特感受用大距离譬喻的手法,形象生动地写了出来。

如写泉水,《焦干之求惠山泉》诗云:“兹山定空中,乳水满其腹,遇隙则发见,臭味实一族。”起四句异想天开,仔细一想,却又合情合理。纪昀评:“意新语创,得此一起,并下四‘或’字,习调亦觉生趣盎然,不为耳目之厌。”这些都是所谓“求物之妙”,不仅“了然于心”,并能“了然于口与手”的。苏轼妙语纷披,触处皆是,是举不胜举的。

4.形象妙。《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春风初起,春意未浓时节,已是生机吐露,一片欣喜。句句都饱含春意,不是浓墨丹青,却是细笔点染,轻俏间已带出初春神髓,尤为空灵可爱。如《百步洪》,开头四句用长洪斗落,跳波飞溅,轻舟快驶,水师绝叫,凫雁惊飞等一系列形象写出了洪水的汹涌声势。这中间,诗人紧紧抓住此时此地主观上最突出的印象:一个“急”字。然后连用七个比喻突出这个“急”的印象,“任虚构象”(刘熙载语),妙不可言,把百步洪的独特之点和自己的独特感受,生动而形象地写了出来。再如《和鲜于子骏》写美人,第一句“佳人如桃李”,这是一句很寻常的话,可那接下去一句:“蝴蝶入衫袖”,凡人就是费尽心思也写它不出了。简单五个字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美人形象,这就是苏轼诗的“妙”处。又如《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桂寺,诗中四句“当其在时或问法,俯首无言心自知,至今遗像兀不语,与昔未死无增亏”。正写维摩塑像,不可移之他人,然而还不算“妙”,还没有写活。接下去:“田翁里妇哪肯顾,时有野鼠衔其髭。”一下子把一个荒村(下转第99页)

中诗》在历史上曾误作回文诗的“肇端”。有文献记载最早的回文诗句,是晋代傅咸的回文反复诗:“悠悠远迈独茕茕”和温峤的回文虚言诗:“宁神静泊,损有崇无”。最完美的回文诗巨作,是前秦苻坚时期苏蕙的《璇玑图》。回文诗真正起源于汉代的“回文镜铭”。

参考文献:

- [1]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
- [2]胡耀震.回文诗的起源和刘勰有关说法释疑[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1):17.
- [3]杨春霖,刘帆主编.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K].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 [4]四库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1351册.
- [5]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疏[M].中华书局,1985:406.
- [6]周溶泉主编.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M].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747.

(上接第89页)古寺中的古佛塑像,这个无比珍贵的艺术珍品给诗人的特殊印象活生生地写出来了。“时有野鼠衔其髭”七字,真是传神写照的绝妙好词。

三

苏轼诗中这种“妙”的取得,在他看来,这首先要要求诗人在其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全神贯注,“身与物化”。《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诗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吴生画佛本神授,梦中化作飞空仙。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这就是说,艺术家、诗人在其审美观照中,全神贯注,把自己全部心灵融注到审美对象中去,身与物化,梦寐以求,就能“不经意”而达到“神妙”。此其上。

这种“妙”的取得,在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变革创新精神。刘勰指出,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意为文学是日新月异的,只有继承前人成果,不断变革,文学才能丰富多彩长盛不衰。顺应现实,参照古法,可以果敢无畏地创新制奇。苏轼深知“通变”之理,痛恨“程式文章,千人一律”(《答王庠书》)的现象,怎样出妙呢?苏轼说:“涉其流,探其源。”这种“妙”的取得,其次在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变革创新精神。刘勰指出:“文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李君山房记》)。他还有两句名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寓妙理于豪放之外。”正因为苏轼能吸取前人诗歌的精华,又能超越旧时诗坛的藩篱,所以他才能创造出一代新诗、妙诗。在内容上,“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刘熙载《艺概·诗概》);在语言上,“街谈市语,皆可入诗”(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轼语);在命意上,“凡古人所不到处,发明殆尽”(魏庆之《诗人玉屑》);在技法上,“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也正因为如此,苏轼等人的宋诗,才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钱钟书《宋诗选注》)。

这种“妙”的获得,乃是一种“自然涌现”。为此,诗人必须具有长期的、丰富的、多方面的修养和蓄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自然涌现”的“涌”字。苏轼的“妙”是自自然地“涌”出来的,不是人为地“挤”出来的。他常把自己的文章

- [7]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331册,816.
- [8]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中华书局,1959:509.
- [9]于广元.回文诗起源考辨[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1).
- [1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11]晋书.烈女传[M].中华书局,1974:2523.
- [12]李蔚.诗苑精品璇玑图[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5.
- [13]皮日休.松陵集(卷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332册,269.
- [14]郑振铎.插图中国文学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57.
- [15]王珂.论回文诗的文体源流和文体价值[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2(4):24.
- [16]自姚小欧,秦瑞利.铜镜铭文与回文诗[J].寻根,2006(1).

比作“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他常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他说:“昔之为文者,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所谓“不能不为”,就是孟子所说的“余不得已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充实而不可以已”。他把文章比作山之有云雾,草木之有花实,是“充满郁勃而见于外”。苏轼在回答什么是“妙”这一问题时曾经写过两首类似佛偈的小诗,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其二云:“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见《竹苏轼诗话》)。前者是“有作文之意”,后者才是苏轼的“妙”之所在。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诗有四种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苏轼之“妙”,可以说四者皆具,特别是姜氏所谓“自然高妙”和苏轼所谓“冲口出常言”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苏轼的“妙”是和他思维创造性分不开的。这种创造性思维,其主要表现是思维的独立性。一方面,敢于大胆怀疑,敢于对古圣先贤的旧教条提出不同的看法,敢于对现成秩序提出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它的抗压能力,能抵抗外来的干扰和压力。没有这种思维的独立性,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创造性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妙”了。

参考文献:

- [1]钱钟书.宋诗选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2]赵翼.瓯北诗话.卷五[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3]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M].中华书局,2007.
- [4]宋诗汇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5]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M].中华书局,1988.
- [6]刘勰.文心雕龙·通变[M].中华书局,1982.
- [7]刘熙载.艺概诗概[M].中华书局,1983.
- [8]周紫芝.《竹苏轼诗话》引苏轼语[M].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1
- [9]严羽.沧浪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0]黑格尔.美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